

昨天的中国丛书

下卷

不应忘记的

故事

取一不歸帝
王持朝政的恩德

中國建國誌

大總統徐世昌率
國務總理、
陸軍部長等官員
慶祝第一次
世界大戰勝利

曹培森 著

未来出版社

清邑
義和團

河南清邑八和團義和團

清光緒二十六年
丁未年

编者的话

历史是现实的一面镜子。读史以明志，是中华民族的古训。了解昨天的中国，对我们今天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一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将大有帮助。在党的十二大一直到十四大的政治报告中，都明确指出要对全国人民，特别是青少年加强中国历史，特别是近现代史的知识教育，所以我们编辑出版了《昨天的中国》这套丛书。

本书内容涉及年代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其中《不应忘记的故事》按历史事件编排，1840年至1919年五四运动这一部分为上卷，五四运动至1949年共和国成立这部分为下卷，分别收录了这段历史时期中国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方面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使读者读后对这些历史事件的是非曲直有个大概了解，从而受到历史唯物主义和爱国主义教育。《千古风流人物》按人物编排，对主要活动在1840年至1919年这段历史时期的人物编为上卷，对主要活动在1919年至1949年的编为下卷。对有些解放后仍健在，并活跃在中国历史舞台的人物重在反映他们建国前这段历史时期的重要活动。本书所收录的

人物包括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民族英雄、科学家、实业家以及文化名人。对那些仅在中国抵御外族入侵、捍卫民族独立的斗争中起过进步历史作用的人物也适当予以收录，意在反映历史的本来面目。本书内容翔实、语言平实、对历史事件、历史人物评价客观公允，对广大读者客观地了解中国这段历史将大有裨益。当然，由于水平所限，错误及偏颇之处想必在所难免，希望读者批评指谬。

1996年6月

目 录

民国初期总统的上台与下台	(1)
民主革命的转折点	(10)
中国救星的升起	(17)
“好人政府”的破产	(22)
临城劫车案	(26)
炮轰总统府	(35)
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形成	(40)
黄埔军校	(45)
北伐凯歌	(50)
死里求生	(56)
脱胎换骨的转变	(60)
一场惊心动魄的斗争	(66)
“刮民党”如何刮民	(72)
野心驱使下的阴谋	(77)
不抵抗政策	(82)
伪满洲国的成立	(87)
东北抗日义勇军	(93)

宋庆龄自请入狱	(97)
红军反围剿和长征	(103)
芦沟桥事变前后	(119)
破天荒的暴行	(125)
蒋介石捕杀韩复榘	(129)
兵来水挡	(134)
汪精卫叛国投敌	(139)
火烧长沙城	(145)
八路军百团大战	(149)
中国远征军入缅抗日	(154)
雅尔塔会议与中国的祸福	(160)
日本投降	(166)
一场智斗	(174)
人民解放战争的凯歌	(181)
李宗仁当假皇帝	(191)
蒋介石三下三上	(195)
和平攻势的破产	(204)
民国首都的变迁	(210)
后记	(217)

民国初期总统的上台与下台

中华民国初期(1912—1928年)不足十八年,国家元首却更换了十多次。其中有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大总统袁世凯、黎元洪、冯国璋、徐世昌、曹锟,国务总理摄行大总统高凌霨、黄郛,大总统临时执政段祺瑞,军政府大元帅张作霖。此外,还有集体代行总统的。这些所谓国家元首者,当政最长的要数袁世凯,大约四年零两个月;时间最短的,可能是黄郛,只有二十多天。他们的上台与下台,固然不乏戏剧性,但细细一想,也都是当时的历史条件造成的,并非完全都由个人意志所转移。

中华民国的缔造者、首届临时大总统是孙中山。他顺应历史潮流、倡导倾覆满清王朝、创立中华民国。从1894年起,他组织兴中会、发起同盟会,多次组织武装起义,出生入死,呕心沥血。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胜利,第二年元旦中华民国成立,论功论能他都堪称第一,因此,被推为中华民国第一任国家元首即临时大总统。孙中山的伟大,在于他一心救国,不牟私利。他掌权也好、用权也好、让位也好,都以有益国事为准、决不徇私。有人曾向他建议任命孙楣为

广东省长，理由是孙楣是孙中山的哥哥，且对革命贡献颇大。孙中山断然拒绝。他说：孙楣对国家虽有贡献，然才不胜任省长，不能因为他是我的哥哥就可以当省长。足见孙中山任人唯贤与能，决不唯亲。那时候南京民国政府同满清王朝隔江对峙，要推倒满清虽无不可，但需时日，且劳师糜餉给国家造成损失，给人民增加痛苦。在清政府中掌握实权的是袁世凯。他拥兵十数万，赞助共和则共和易成，反对帝制则满清易倒，算是举足轻重的人物。不过，这个袁世凯野心极大。他利用革命势力吓唬满清王室，要他们交出政权；又利用反动势力对付革命党人，逼他们让步。他向革命党人表示：愿意支持共和、结束内战、实现国家统一，但必须选他当中华民国大总统。孙中山志在倾覆帝制、实现共和，至于当不当总统，他是无所谓。他表示只要袁世凯真心拥护共和、遵守《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他就辞去临时大总统，让袁世凯来当。1912年2月12日袁世凯逼宫，清帝退位。14日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15日南京国会推举袁世凯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

这位袁大总统跟孙中山炯然不同：他是一个野心家、阴谋家、奸雄、权欲狂。他当临时大总统后，所作所为都是旨在巩固他的权位，只要他感到对他权位有所威胁的，他必设法除之，决不手软。举个例子：1912年12月，国民党在国会大选中获胜，宋教仁准备组织责任内阁。袁世凯认为责任内阁一经成立，总统的权力必将受到限制，便暗地派人刺杀宋教仁于上海车站。事后，他却贼喊捉贼，三令五申：必须侦破此案、捉拿凶犯和主谋！后来案情真相大白，举国愤慨，孙中山

发动讨袁战争。面对革命党人的讨伐，袁世凯早已准备好了；荷枪实弹装备起来的北洋军正在枕戈待旦，袁世凯一声令下，北洋军杀上战场。革命军抵敌不住，就败散退跑，二次革命宣告失败。袁世凯镇压了二次革命后，认为这下无人再敢反对他了，便气焰嚣张，为所欲为：废除《临时约法》，解散国会，重新制造了一个袁姓国会和袁姓宪法。这样一变，袁世凯由临时大总统就变成了正式大总统，正式大总统任期十年，可以连选连任，因而又变成终身总统！袁世凯捞到终身总统自然十分得意，但往后一想，他又满腹愁肠。为什么？他一把年纪了，能活几天！也就是大总统的荣华富贵他能享受几天！他在世，儿孙们尚可沾光；他死了，他们沾谁的光？所以袁世凯很是发愁。不过，他很快地又有了了解愁的办法：把总统变成皇帝。皇帝是万世一系、子孙相传的。办法有了，他立即忙乎起来，又是封官、又是卖国，换得了国内外反动势力的支持。这些反动势力有的大造中国需要帝制、不能共和的荒谬舆论；有的提供枪炮，扩大反革命武装。复辟帝制的活动到了1915年12月，已经万事具备，只欠东风了。好在东风瞬间即到：12月13日一批无耻的官僚、政客诸如杨度、梁士诒之流者，纷纷上书劝进，“恭戴今大总统袁世凯为中华帝国皇帝”！第二天，袁世凯坐在中南海怀仁堂皇帝宝座上，堂外百官朝贺，三呼万岁。袁世凯“龙颜大悦”，牙缝里挤出了一句“玉言”：“爱卿平身”。算是当上洪宪皇帝了。然而那时已是二十世纪初，共和观念早就深入人心，民主潮流已是浩浩荡荡，锋芒所指，顺之则昌、逆之则亡。无奈这位袁大“皇帝”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利令智昏，公然倒行逆施、

冒天下之大不韪。他刚刚登上皇帝宝座，屁股尚未暖热，云南蔡锷就揭旗护国，开始讨袁了。云南首倡，各地响应，许多省纷纷宣布独立，一瞬间，反袁声浪遍及中华大地。袁世凯这才感到众怒难犯、民不可辱，慌忙宣布取消帝制、恢复共和，仍当总统。但是，他的丑恶嘴脸已经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国人岂能容他再当总统？！反袁声势越来越大，以致那些帝制鼓吹者也望风转舵、溜之大吉了。袁世凯众叛亲离、四面楚歌，又羞又恼，又气又恨，一病不起。1916年6月6日，这个自以为聪明、自以为得计的独夫民贼，呜呼哀哉，结束了罪恶的一生。

袁世凯死后，依据《临时约法》，黎元洪以副总统继任大总统，段祺瑞任国务总理。黎元洪当过清兵协统（相当于旅长），后被武昌义军推为湖北督都，所以不能说他不治军旅。但他当了副总统后，确实脱离了军队，挤入政界。丢的是军旅生活，学的是政客作风。这时候他真的没有一兵一卒，活像个孤家寡人。段祺瑞则不然：他是北洋军教官、大将、陆军总长，门生故吏颇多，心腹走狗不少，要人有人，要枪有枪，加之官居国务总理，因此，控制了北京政府大权。段祺瑞自恃势大，飞扬跋扈，独断专行，根本不把黎元洪放在眼里。恰在这时，欧战行将结束，协约国胜利在望，段祺瑞灵机一动，想参加协约国对德作战，打个太平拳，既能提高声望、又可扩大实力。主意已定，便力主中国参战。黎元洪看透了段的心思，反其道而行之，坚持不可。其他各派军阀及其政客也不愿段系势力膨胀，反对参战。黎元洪趁机将段免职。一纸免职空文当然吓不倒段祺瑞这位虎将。他立即赶到天津唆

使各地军阀起来倒黎。徐州有个军阀名叫张勋，此公原系清朝余孽，大概他在清朝官运亨通，因而总是不忘“皇恩”浩荡。民国建立已经六年之久了，可他的军队仍留着辫子，足见复辟之心不死。如今黎元洪同段祺瑞闹翻了，他感机会已到，便以调停黎段争端为由，率兵入京。1917年7月1日，他率领北京一些遗老遗少进入紫禁城，拥立废帝宣统复辟，一夜之间北京又挂起黄龙旗，黎元洪逃匿日本使馆。袁世凯尚不能维持帝制，小丑张勋又焉能扶持早已倾覆了的清廷复辟？！这些，段祺瑞看在眼里、记在心里。他立即在天津马厂举行讨逆誓师，攻打张勋。辫兵腐朽，不堪一击，顷刻土崩瓦解，张勋逃入荷兰使馆。段祺瑞利用张勋赶走了黎元洪，接着又把张勋打倒，重新掌握了北京政府大权。

黎元洪垮台后，1917年8月1日，冯国璋以副总统就任大总统，段祺瑞仍任国务总理。冯、段都是袁世凯麾下的大将，和王士珍并称“北洋三杰”。三杰中王士珍才气最高，段祺瑞次之，冯国璋位居凤尾，时人分称他们为龙、虎、狗。段祺瑞是安徽合肥人，人称段派为皖系军阀。冯国璋家居直隶河间，故称直系军阀。直、皖军阀虽然同属北洋一系，但争起权来可都是翻脸不认人、寸步也不让。当时孙中山在广州成立护法军政府，与北京政权对峙，西南部还有一些小军阀割据一方，称王称霸。皖系主张武力统一，直系主张和平统一，表面看来似乎政见不一，其实骨子里是利害冲突，因为他们都是打着实现国家统一的幌子，想实现自己的独裁统治。1918年10月冯国璋病死，直系军人拥曹锟为本系首领，与段祺瑞继续争权夺利。

1918年10月10日，徐世昌被推上大总统的宝座。此人四边无角、八面玲珑，实属老奸巨滑。他虽无兵无将，但有一个北洋元老的品牌子，故能周旋于直、皖两系之间。五四运动期间，徐世昌三令五申镇压学生爱国斗争，又主张在巴黎和约上签字，算得上是一个不怕卖国的总统。1920年7月，直、皖军阀矛盾激化，水火不容，终于兵戎相见。结果直系打败皖系，几乎独揽了北京政府大权，同徐世昌的矛盾逐渐尖锐起来。1922年5月，直系军阀又打败奉系军阀，进一步巩固了它的统治地位。直系头子曹锟、吴佩孚便打起“法统重光”（恢复被袁世凯解散了的旧国会和被废弃的《临时约法》）牌子，把徐世昌一脚踢开，又把黎元洪捧上总统宝座。其实曹锟捧黎是假，用黎挤掉徐世昌，以便自己爬到总统宝座上才是真情。

1922年6月黎元洪第二次就任大总统后，一天也没有安宁得了。他任职只有一年，其内阁就更换了六次。1922年9月，他任命王宠惠组阁。王宠惠网罗一批大学教授组织了一个所谓“好人政府”，但这个“好人政府”只存在了两个月零十天。1923年6月，曹锟急于要当总统而黎元洪占着总统位子，怎么办？曹锟及其智囊们就想出来一条妙计：就是逼黎下台。怎么逼呢？有办法：一是唆使军警直接向黎元洪索要军饷，二是收买一批地痞流氓打着“公民团”的旗帜包围总统府，高呼“黎元洪下台”，三是断绝总统府水、电，四是指示军警冲入黎宅闹事。黎元洪被闹得晕头转向，连人身安全也受到威胁。只得离京赴津。曹锟一看黎元洪被吓跑了，十分得意，但猛然想起总统大印被黎带跑，又连连叫苦。因

为“官凭印、虎凭山”，没有大印，如何能做总统？！想到这里，他立即拿起电话，命令直隶省长王承斌赶往天津车站截车夺印。王承斌闻风而动，派军警把车站围了个水泄不通。黎元洪插翅难逃，只得落网。王承斌在黎身上搜来搜去终未搜出总统大印来。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黎元洪也很鬼。他离京前派人把大印偷偷带出，藏在东交民巷使馆区一家法国医院。不过王承斌也有办法：你不交出总统大印，我不放你走！黎元洪被逼不过，只好说出大印藏处。第二天王承斌一看总统大印已经取回，这才放了黎元洪。这是1923年6月14日的事。

黎元洪气恼之下走了之，曹锟却发起愁来：大总统这个空位子怎么样处理才好。按曹锟的意思，一屁股坐上去算了，但智囊们以为万万不可。因为中国人最讲名分，名正则言顺，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怎样才能让曹锟名正言顺地当上总统呢？如今是所谓民国时代，自然要通过选举了。但选举需要一段时间，眼前中国总不能没有元首，这该如何是好？曹锟及其心腹倒想出了个主意，就是把内务总长高凌霨拉出来，让他以代理国务总理的身份，摄行总统职权，暂时充个数。1923年6月至10月，高凌霨就干的是这个差事。这期间，曹锟加紧筹划贿选。他以四十万元收买了国会议长吴景濂，又以每张选票五千至一万元的价格买通了五百名议员，还宣布：会议期间，每出席一天，可得补助费二百元，如带病出席，可得五百元，另加药费二百元。10月5日国会选举总统，曹锟派军警包围会场，监视选举，扬言说：“选不出总统，谁也别想走出会场。”这一着还挺灵的，

曹锟以四百八十票当选，10月10日正式就职。

曹锟贿选总统，把直系军阀搞得臭上加臭，不但各派反直、人民反直，就是直系内部也有人起来造反的。1924年10月，直、奉军阀在山海关大战方酣，曹锟的大将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10月23日囚禁曹锟于中南海延庆楼，直系军阀吴佩孚闻讯，急忙从前线回军。途中直军溃散，吴佩孚只得浮海逃至武汉、后蜃居岳阳图谋再起。

曹锟垮台，黄郛以国务总理摄行大总统职，冯玉祥等一面邀请孙中山北上共商大计，另一面考虑到直系南方尚有兵力，为阻止直系调军北上，他只好又请段祺瑞出山。11月24日段祺瑞宣布组成“中华民国临时执政府”，自任临时执政，窃取了北京政府大权。接着，奉军大批进入山海关。11月孙中山从广州起程北上，他主张召开国民会议，以谋中国的统一和建设，对外要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段祺瑞提出召开善后会议，并声明“外崇国信”即承认帝国主义与中国所订的一切不平等条约，同孙中山大唱反调。1926年3月18日，北京各界五千余人在天安门前集会，抗议日本帝国主义炮轰大沽。会后群众到执政府门前请愿，遭军警残酷镇压，打死打伤数十人，这是段祺瑞欠下的一笔血债。这年4月20日段祺瑞在全国唾骂声中辞去执政，退居天津。段下台后，北京政府由颜惠庆、杜锡珪、顾维钧三人组织了一个摄行临时执政的集体班子，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的集体元首。但实权控制在奉系军阀张作霖手中。

张作霖，辽宁海城人，土匪出身，后来拉起一支武装，投降清军。在辛亥革命后的动乱年代，张作霖投靠日本，扩充

实力，成为东北王。关内平静时，他盘据东北，养精蓄锐，等待机会；关内一有风吹草动，他立即挥师入关，参与问鼎。段祺瑞充当临时执政时期，张作霖依靠日本支持，勾结东山再起的吴佩孚，把冯玉祥及国民军挤出平津，控制了北京政府。到1927年6月，吴佩孚、孙传芳势力纷纷瓦解，张作霖成为中国北方一切反动势力的首领了。他在反赤的口号下，大肆杀戮共产党人，著名的共产党员、党的创建者之一李大钊就是张作霖下令杀害的。6月18日，他在孙传芳、张作相、张宗昌等军阀的拥戴下，在北京组织安国军军政府，自封为军政府大元帅，拥兵数十万，似乎不可一世。然而他同其他反动派一样，也是个纸老虎，不堪一击。1928年4月9日国民党军“二次北伐”号角一响，奉军招架不住，纷纷退回东北。张作霖6月3日乘火车出关，6月4日行至沈阳附近的皇姑屯，只听一声巨响，火车倒翻，张被炸成重伤，旋即死亡。怎么回事呢？原来日本人已感到张作霖已经无用了；岂但无用了，留下还会有害的。于是派人事前在皇姑屯事先埋下炸药，把张作霖炸死。

民国初期17年，国家元首更换十多次，这说明中华民国毕竟和封建王朝不同；然而这些民国的总统们，没有一个是老百姓选举的，这是对中华民国所谓民权的绝大讽刺！

民主革命的转折点

中国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是从鸦片战争开始，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而结束的。它分为两个大段：前一段称之为旧民主主义革命，后一段称之为新民主主义革命。从旧民主主义革命到新民主主义革命有一个转折点。这个转折点就是伟大的“五四”运动。

“五四”运动是中国社会矛盾发展的必然结果，这是毫无疑问的。但发生在1919年5月4日，却与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失败直接相关。

一、巴黎和会中国蒙受屈辱

1918年1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德国投降而告终。1919年1月至6月，英、法、美、日、意等二十七个国家在法国首都巴黎举行所谓和平大会，处理战后问题。他们说协约国的胜利是公理的胜利，德国的失败是强权的失败。现在公理战胜了强权，大会要伸张正义、维护和平、反对秘密外交、扶助弱小民族。这些漂亮动人的口号给巴黎和会蒙上了一层薄薄的面纱，给弱小国家增加了一些不切实际的幻想。中国曾参加协约国对德作战，自然是战胜国，所以也派出代表

团参加巴黎和会。中国代表团由北京政府外交总长陆征祥，驻英公使施肇基、驻美公使顾维钧、驻比公使魏宸祖、驻法公使胡惟德、驻丹麦公使颜惠庆、驻意公使王广圻、及南方护法军政府代表王正廷组成，陆征祥任团长。中国代表团向大会提出了两类要求：一是希望条件即希望英、法、美等国自动放弃在华特权，例如租借权、领事裁判权、驻扎军警权、协商关税权等等；二是要求废除日本与袁世凯签订的“二十一条”、收回大战期间被日本夺去的原德国在山东省掠得的各种权益。大会对中国这些根据和会宗旨提出的合理要求，除山东问题外，根本置之不理，甚至连议程也未列入；山东问题虽然列入了大会议程，但讨论过程中，英、法支持日本。日本代表有恃无恐，气焰十分嚣张：他一则借口段祺瑞政府曾“欣然同意”日本接管德国在山东享有的特权，死不放弃；再则呢，蛮不讲理，扬言要退出和会，进行威胁。中国代表顾维钧一面严正驳斥日本的无理要求；一面近似哀求，反复说明山东自古属于中国，那里住着中国人民，是孔子的故乡、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发源地，等等……，虽然娓娓动听，但却毫无结果。美国虽不愿日本独霸中国、妨碍它的利益，但也害怕日本退出和会，使和会散伙，影响他们分赃，所以不肯公开支持中国。大会终于否决了中国的正当要求，在巴黎和约的第175、176、177各条中，明确写下：把德国掠取的中国山东权益统统转交日本接管。中国人在欧洲战场上流血流汗，名为战胜国，却换得了连战败国都不如的命运，真是奇耻大辱，滑天下之大稽。强国无天理，弱国无外交，由此可见一斑。

二、争国权，青年学生打先锋

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失败的消息传到国内，激怒了中国人民。首先起来以挽救危亡为己任的是青年学生，特别是首都北京的学生。他们感觉敏锐、爱国心切、热血沸腾，自认救亡图存理当义无反顾。他们对帝国主义，尤其是日本帝国主义以强凌弱、侵略我国，愤怒已极；对汉奸卖国贼，特别是对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輿这些彰明昭著的亲日派卖国贼，更是恨之入骨。

5月2日北京大学学生召集紧急会议，讨论时局。会上一位同学破指写下血书，以示为了救国，牺牲个人在所不惜。第二天晚上，他们约集北京法专等校代表来北大商讨救国办法。法专学生谢绍敏当场咬破中指、撕下衣襟，血书“还我青岛”四个鲜红大字，使会场悲愤达到极点。会议决定：（一）联合社会各界仁人志士，奋力争回国权；（二）通电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决不在和约上签字；（三）通电全国各省在5月7日这天举行游行示威，以示不忘国耻；（四）5月4日北京大专院校学生齐集天安门集会游行，并向各国大使表示民意和救国决心，他们决定用暴烈的行动来惩治曹、章、陆三贼。5月4日上午10时，北京十三所大专学校代表在北大再次举行会议，商讨本日下午集会游行的具体事宜。推举北大学生傅斯年为大会总指挥。

5月4日下午1时许，北京大学、北京高师、中国大学、朝阳大学、工业专科学校、警官学校、医专、农专、汇文大学、法专、铁路管理学校、税务学校、民国大学十三所学校的三千余名学生，挥动着写有“取消二十一条”、“还我青岛”、“保